

庫文生學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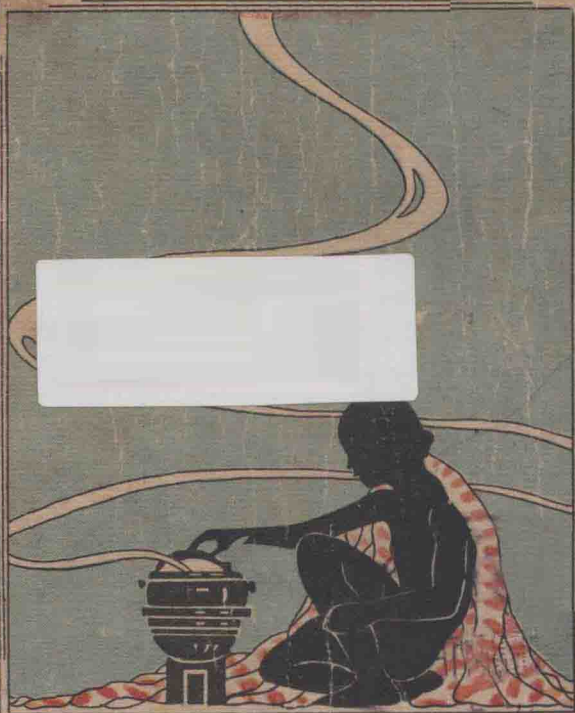
集 一 第

(類 話 童)

話 童 國 中

(冊 二 第)

著 攸 伯 呂



行發館書印務商

中國童話第二冊

三王墓

從前楚國有兩個著名的鑄劍工人，一個男的叫做干將，一個女的叫做莫邪；他們本是兩夫妻。

那時候，楚國的國王，非常暴虐，他聽得這兩個工人，聲名很大，心裏十分妬忌，便決心要去作難他們一下。他便派了一個使臣，趕到他們家裏，把干將叫了來，對他說道：『你們夫妻倆，聽說能鑄造很好的寶劍，不論遠近的人，都已知道了你們的名字。你們既然有這樣好的手藝，爲甚麼不替我鑄造一把呢！哼哼，可見你們並不把我國王放在眼睛裏了，這是多麼膽大啊！現在，我要

你們從速給我鑄起兩把劍來，一把要是雌性，一把要是雄性，愈快愈好，否則，不要怨我殘暴！』

干將不敢怠慢，只得唯唯地答應着。他回到家裏，和他的妻子商量了一會，兩個人便一齊動手，開始鑄造起來。可是，這種雌雄劍，他們從來沒有鑄過，因此，光陰一天天的空費了許多，直挨過了三個年頭，才勉強把兩把雌雄劍鑄造成功。

這時候，莫邪已經懷了幾個月的身孕，快要生產了，干將便對她說道：『兩把雌雄劍，現在總算鑄成了，但是時光過得太長久了，即使一齊拿去獻給楚王，也一定得不到好結果的；所以我想，且把這把雄劍留在家裏，讓我先拿一把雌劍去試試看。要是我果真被殺了，而你將來所生下來的，是男孩子的話，那麼，等他長大以後，你得把我的遭遇，一一說給他聽；並且告訴他：和我家大門相對的那座南山中，有一塊大石頭，石頭上生着一株松樹，我就把那

把雄劍藏在松樹背後，需要他的時候，可以去拿出來應用。『莫邪一邊點頭答應着，一邊已是簌簌地滴下淚來。但是干將終於和她分別了，一逕帶了雌劍，投奔到楚王宮裏去。

楚王正想派人去捉拿干將，現在看見他自己跑來了，便怒喝道：『好大膽的東西！我叫你鑄兩把劍，原是立刻等用的，你卻一去便沒有消息，因此誤了我的大事，你自己說，應該得到甚麼罪名？』干將一言不發，忙將帶來的一把雌劍獻上；可是楚王不看見還好，一看見只有一把雌劍，更加暴號如雷地罵道：『你真是有意和我搗蛋嗎？我叫你立刻把劍鑄好，你卻延挨了三年，我叫你鑄造兩把雌雄劍，你卻隨意拿了一把來搪塞我。哼，我要是不給些顏色你看看，以後我怎麼能制服全國的人民呢！』說着，便吩咐左右的人，把干將拖出去殺死了。

幾個月以後，莫邪果真生了一個男孩子，便替他取了一個名字，叫做赤

比。

光陰一天天飛也似的過去，赤比漸漸已長成一個聰明的少年了；莫邪知道時機已到，便把干將被殺的事，以及他的遺言，原原本本告訴了他。這樣一個說着，一個聽着，說到末了，母子倆不覺悲傷得大哭起來。

過了一會，赤比才拭乾了眼淚，立誓道：『父親，孩子一定要替你報仇！』說着，他便急急地跑出門外，打算到那南山中去看看，但是，在他家大門外面，根本就連山的影子也沒有的，更到那裏去找尋石頭和松樹呢！他一時沒了主意，只得仍舊回進屋子裏，踱來踱去的用心思索着。忽然，他看見朝南的廊下，有一根松木的柱子，那柱腳恰巧是托在一個大石礎上面的，他不覺恍然大悟道：『哦，原來父親說的南山，卻是指的朝南的走廊；父親說的石頭和松樹，卻又是這松木柱子和石礎啊！』

赤比一時興奮極了，便去找了一把斧頭來，把那柱子砍去了半邊，果然，



赤比破柱得雄劍

在柱子背後，找到了那把雄劍。從此，他便日夜籌劃，怎樣去報復那殺父的大仇。

正在這時候，楚王忽然得了一個夢，夢見一個少年，兩邊的眉毛分離得很寬，瞪着一雙眼睛，向楚王警告道：『小心些，你曾經殺了我的父親，我現在也要來取你的命了。』楚王吃了一驚，便從夢中醒了過來，當即傳了一個畫師來，把那夢中少年的面貌，詳細細的告訴了他，叫他畫成幾幅肖像，然後派人去張貼在各處熱鬧的場所，並且在肖像旁邊，註明賞格：『如果有人把這少年的頭送來，重賞千金！』

這消息傳到了赤比的耳朵裏，他深恐大仇沒有報復，反先送了自己的性命，便離別了母親，逃到一個深山裏去躲避。他一邊走着，一邊放聲大哭，那哭聲的悲哀，無論誰聽到了，都會傷心起來。

這時候，有一個過路旅客，恰巧迎面走來，看見他，便問他道：『你年紀這

樣小爲甚麼哭得這樣淒慘啊！』

赤比道：『我是干將和莫邪的兒子，楚王殺了我的父親，我卻沒有方法報這大仇，所以在這裏傷心呢！』

那旅客道：『我聽說楚王懸賞千金，購買你的頭，你要是能夠把你的頭和那把寶劍交給我，我一定可以代你報仇！』

赤比很歡喜的說道：『那是好極了！』他隨手舉劍來，把自己的頭砍下了，一齊交給那個旅客，可是，他的屍體還是僵立着，一動也不動。

旅客看到這種情形，已知道他的意思，便又對他說道：『放心罷，我決不會負了你的委託的！』話剛說完，那屍體也便倒了下來。

旅客拿了赤比的頭和那把劍，立刻去見楚王。楚王察看了一會，果然和那夢中的少年相貌，毫無差別。楚王很是歡喜，便實踐他的賞格，給了那旅客一千兩黃金。

旅客趁此機會，又對楚王說道：『這是一個勇士的頭，要是不把他毀滅了，將來或許還會作怪，依我想來，應該拿他放在鑊子裏煮爛了才好！』

楚王果真相信他的話，便叫人預備了一隻大鑊子，把赤比的頭放下去煮；可是，一直煮了三天三晚，那個頭還是沒有一點損傷，而且常常浮出水面來，瞪着眼睛，向鑊子外面怒望着。

那旅客又去對楚王說道：『這少年的頭，真是奇怪，怎麼煮了這許多時候，還是沒有腐爛，我想，還是請您親自去威嚇他一下，他要是着了慌，一定就會爛了！』

楚王覺得他的話很不錯，便趕到那鑊子邊，伸長了項頸，向着鑊子裏觀察。那旅客趁他不防備，急忙抽出劍來，向他項頸上用力砍了一下，楚王的頭，便骨碌碌的掉在鑊子裏了。接着，他又在自己項頸上砍了一下，他的頭，也滾到鑊子裏去。一會兒，三個頭都已煮得稀爛，變成了一子鑊的肉湯，再也分辨

不出是誰的頭來。

楚國人把這肉湯分成三份，造起三個墳墓來埋葬了，大家就稱他爲三王墓。據說現在汝南以北，宜春縣地方，還留着這三王墓的遺跡呢。

潘辰的把戲

從前有個少年名叫潘辰，住在和州地方，每天到雞籠山採柴出賣，供養他的父母。

有一次，他渡江到金陵，船停在秦淮河口。忽然有一個老人，忽忽的跑來，要求搭他的船過江去。潘辰看他老態龍鍾，非常可敬，當即答應了他。

這時候，天氣正在嚴冬，漫天飄着大雪，潘辰便去沾了些酒來，和老人一同喝着，解解冷氣。一會兒，船剛撐到江心，不料壺裏的酒，已經喝完了。潘辰覺得很不快活，他說：『我很懊悔，剛才沒有多買一點，讓我們喝個痛快；但是，現在已經沒有法子可想了！』

老人道：『你還想喝一點嗎？那很容易！——你看，我這裏也帶着酒呢！』

說着，便從他頭上的髻子裏，取出一個小葫蘆來，隨手拿過潘展的酒杯，先替他倒了一杯，然後又在自已酒杯裏加滿了，兩個人重又興高彩烈的談笑起來。

他們這樣你一杯，我一杯的喝着，那個小葫蘆裏的酒，卻一直是滿滿的，永沒有減少的樣子，潘展覺得奇怪極了，因此便更加敬重那個老人。

船漸漸地搖到岸邊了，那老人便對潘展說道：『我知道你很能孝順父母，我想傳授你些技術，你可願意嗎？』

潘展連連點頭道：『只要老丈肯教我，那有不願意的道理！』

從此潘展就跟着老人，學習技術，不久，他便學會了把水銀變成銀子的法術，漸漸地，他的本領便也和那老人一樣的高明了。

一天，潘展到一家人家去玩，看見他們花園的池沼中，有許多落葉，浮在水面，他便對主人說道：『我用這東西，玩一套把戲給你看，好不好？』



撈取落葉變活魚

主人當然非常贊成。潘辰便叫人取一個兜子來，把那些落葉都兜了起來，放在地上；只見那些落葉，都變成大大小小的活魚了。他隨手再把他們一條一條的丟在池裏，卻又立刻變成剛才的落葉了。

有一個名叫蒯亮的人，偶然在朋友家裏宴會，看見潘辰從門前經過，便叫主人去請他進來，對他說道：『今天，這裏賓客滿堂，可否請先生略施法術，讓大家娛樂一下！』

潘辰點頭道：『可以，可以！』他回頭看見門前的鐵匠店裏有一個鐵砧，就對主人說道：『能夠把那鐵砧借來，我可以玩一套戲法給你們瞧瞧！』

主人便叫人把那鐵砧借到家裏來，潘辰立刻取出一把小刀，把那鐵砧一片一片細細地切了下來，直把他切完才止。在座的賓客們，都看得十分吃驚，潘辰卻又說道：『借了人家的東西，把他切成這個樣子，怎麼可以送還人家呢！』他隨手把那些切下的鐵片，一片一片的合了攏來，果然又變成一個

完好的鐵砧了。

接着，他又從袖子裏取出一塊舊手帕，對大家說道：『諸位不要看輕這塊又髒又爛的東西，除了我，別人有誰拿得出來，我要是不遇着人家有急難的時候，也決不肯借給人家的……』

話還沒有說完，只見他把那手帕向臉上一蓋，倒退了幾步，倏忽間，竟蹤跡全無，不知道到那裏去了。

據說，潘辰還有一件絕技，就是能夠背誦沒有讀過的書；有人把一卷新書封得很縝密，放在他面前，只要提出第一個字來告訴他，他便能一直背到末了；無論那本書上改竄得怎樣糊塗，他也都能夠知道。

蟋蟀

明朝宣德年間，宮中忽然沾染了一個鬪蟋蟀的風氣，只因一時得不到佳種，便責令官府，向民間征取。這時候，有一個華陰縣縣官，想藉此討好上司，當即雷厲風行的傳諭里正，叫他們負責搜尋。

縣中有一個讀書人，名字叫做成，生性雖然迂腐，爲人卻非常忠厚。役吏們看他容易受欺，便設法將他報充里正的職務。從此，每到秋季，他們就天天到他家裏來，催迫他繳納蟋蟀。成自己既不會捕捉，又不忍去苛斂鄉民，因此，他對於那些役吏們，只得變賣自己的產業去應酬。可是，這樣過了幾年，所有祖遺的薄產，幾乎都變賣完了，非但役吏們沒法應酬，就是連一家的衣食，也有些爲難了。成日夜焦急，便想尋個短見自殺。

幸虧他的妻子很是賢明，便勸誡他道：『你一人死了，全家也活不成了，這有甚麼益處呢！我想，不如從今天起，且到荒僻的地方去試試看，或者碰着機會，捉到一二頭比較好些的，也就可以勉強過去了！』

成覺得他妻子說得很有理，當即預備了竹筒、紗罩，到各處瓦礫場和荒草叢中，竭力搜尋；像這樣天天早出晚歸，一直辛苦了好幾天，結果，卻連最壞的也捉不到一頭。

漸漸地，官中的限期已經到了，成依舊繳不出蟋蟀，役吏們便將他捉進衙門，拷打了一番，一面卻還是限期追繳。成回到家裏，兩股間已是血肉模糊，連走路都很爲難，那裏還有能力去搜尋蟋蟀。他睡在床上，不住的呻吟着，只是等死罷了。

這一夜，他在昏昏沈沈中，忽然看見走進一個人來，隨手遞了一張圖畫給他，他展開來細細的看，只見圖中畫着一座大殿，殿後小山下，有一塊大石